

黃裳著

中華文藝叢刊
第四種

錦

帆

集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文藝叢刊第四種

錦 帆 集

黃裳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發售
初版

中華文藝叢刊
第四種 錦帆集 (全一冊)

◎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者 黃 裳

行人 顧 樹 森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1511318)(滬印)

錦帆集

目次

斷片	一
白門秋柳	一三
過徐州	二三
寶鷄——廣元	三一
成都散記	四五
晉塵	五五
江上雜記	六〇
「江湖」後記	七八
後記	八四——八六

錦帆集

斷片

一

冬下午的霞飛路上，洒滿了金黃色的太陽，軟軟的，晒得人心煩煩的。透過了厚大衣，背上像有一個小手が輕輕的搔。

微風趕了一片法國梧桐的落葉在地上滾，發出悉索的微聲，跳過一條細細的水泥縫，跳過橙黃色的女孩子的新皮鞋面，終於留在一個牆角里去了。

天氣暖得像小春。

拖着遲緩的步子，兩手插在大衣袋里，在路上蕩着。在這樣的天氣，這樣清靜的馬路散步，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快的。

天上一片橙藍，偶爾有一兩朵小白雲花，像北平，就只缺少吹着噓噓的鴿子的銀白色的翼子。

寂靜。

皮鞋底和水泥路接觸，有輕脆的響聲，像是有一隻裝了金屬帽的手杖在敲。的托，的托，孤

獨，單調，聽久了會使人發狂的。

散步的人像一個徘徊的夢遊者，失去了情感，慾望。像是一個年深歲遠失去的彈力的發條的鐘擺，無力的蕩着。也許馬上會停止，也許還要蕩上許多時候，誰知道呢？

一一

轉角處是公共汽車站。

等車的人甚多，擁擠着，像是都有什麼事使他們焦急。快樂的面孔是很少的。想發現一兩個趕兩點半場電影的人，不十分容易。

賣票穿了黑呢子制服，背了白帆布袋子在人叢里擠，像是一個勇士在萬馬千軍裏衝着，衝着，最後鑽進了那個停在站台邊的淺色的甲蟲的張開着的翼子，它正微微的抖動着，發出吼聲，尾巴噴出一股淡淡的藍烟。

罩着紫色皮背的椅子是很舒適的。隨着車身的動盪而跳動，接受着眼前的色彩，圖案，和雜亂着的東西。

突然，一點紅色在眼前出現，在跳動，搖擺，背景是一片碧藍色，像大海中一個掛了紅帆的小船。

小紅帆漸漸向上移，旁邊是九隻白色的槳，在起伏的碧色的瀾漪里。

碧色盡頭處有淺紅色的嘴唇，細細的鼻子，兩隻充滿了憂鬱的黑黑的眼睛，彎彎的眉毛，她在凝視車窗外面的景物，露出一股不熟慣的神情，驚懼的眼色。

她手里拿着一個小小的紅色的暖水袋。這是頗不入時的花樣，這個城市裏的最時髦的百貨公司的櫥窗裏久已不陳設這種東西了。然而在她手里還是美麗的，帶來了一股似曾相識的感情。很久沒有吹過這樣親切的微寒的北國的風了。

從車窗外照進來的明亮的陽光，使她微微目眩，顫慄，小風吹着鬆鬆的鬢角，有點零亂，飄拂着，當試用小手去整理鬢髮，車身輕微的振盪，使她立刻又回到皮拉手上去，似乎頗不習慣於這種都市的快速的調子。

車子在靜安寺路口停了一下，她隨了人羣擁出了車身。

藍色旗袍的影子過了馬路，極輕盈地像一朵藍花消逝到人叢里去。好像還微微的留下一點一點紅顏色在搖擺。

三

一間小小的客廳。

裝飾是素樸的。當前有一片窗子，一色厚玻璃，鋼骨窗架，前邊一望是一個小花園。草木蔥蘢。窗子上面是一色綠呢窗幔，拉攏來，就遮沒了窗外的光線。

沿門處是一個沙發，罩了碎花的錦套。旁邊有一個茶几，上面零碎的擺了幾份報紙，有一本雜誌落在地上。

茶几後面是一架落地紅錦宮燈，有六角形的紅綢燈罩，飄蕩着疏落的繡子。對面放了一架鋼琴，黑漆的頂蓋上面零亂的放着幾張樂譜。琴前面是一張預備彈琴的人坐的錦墩。

牆上貼着淺黃色的花紙，有幾張舞台照，晚上，這個小房間里的光線是暗紅的，帶着點溫暖，迷惘。牆角上一個小小的書架，下面兩格整齊地放着一套黃皮脊的小書。

在這麼個溫暖的小天地里，星期天早晨七點鐘是靜靜的。沙發上擁着一個柔軟的身子，緊緊的裹在灰紅條呢的睡衣里。

她的一頭黑黑的長髮，散散地拂在雙肩上，長長的眉毛下面是稍稍默滯的大眼睛。移時，隨着微微的笑，閃動了幾下，這會表示深情也會表示頑皮的眼睛。

她輕輕地哼着一個歌，聲音輕柔得像春天的風那麼飄忽不定。她懶懶地哼，原來的調子的尾音全給她拖長了。

她站起來，兩手插在袋里，學着男人的樣子，聳聳肩，搖擺着走過去，無意地拿起了書架上擺着的一個泥人形，看看，又放下了，走過鋼琴旁邊，小手在鍵盤上一滑，送出一連串噓哨似的聲音。

充滿了生活力的柔軟的身子急驟地轉灣，影子出現在一個大鏡子里，她看着鏡子里自己豐滿的

胸脯，又轉身，回頭來看自己的背影，輕輕的說了一句，對自己作了一個鬼臉。忽然又嚴肅起來，看着鏡子裏自己的雙眼皮下美麗的眼睛，那樣脈脈地看過去，充滿了信賴的眼色。

房門口出現了一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

「Y，你真懶，十點鐘了還不梳頭。」

Y的眼睛微微一揚，送過去一個不理會的眼色，懶懶地回答：

「算什麼，反正今兒是禮拜。」

「等一會你就不招待客人。」

「可是的。你瞧可笑不可笑，我這裏又不是什麼沙龍，可是整天高朋滿座，有些人真讓我頭痛。」

「這全是你這溫柔的女主人的吸引力，才弄得這麼熱鬧。」

「得了，一大半倒是大哥的客，就像我們小N，……………」Y的調皮的眼睛向N輕輕地一瞟，似笑非笑的。

「對了，全是大哥的客人，瘋瘋顛顛的劇作家，嘴裏邊念念有詞的音樂家，某某療養院主任的醫學博士，某某藥房的小開，還有你們的可愛的觀眾，我真佩服你大哥，九流三教，有這麼許多朋友。」

Y不理她，順手拾起一本雜誌來翻着。

說順了口的N突然又發現了一樁奇蹟似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小報，

「還有，權威的劇評家寫的文章，「可愛的×××」，

N正要檢出一段來念，Y探身從她手里搶過來，不自然地看那一段精彩的文章。文章里面還插了一張Y的特寫照片。

「不用搶，精彩的句子我早就背出來了。曾因酒醉鞭名馬，只爲情多累美人，我們的美人真把才子累得不淺。」

「這些才子真讓我頭痛。」

Y已經洗淨了她的少女的扭捏，一年前，這會使她坐立不安的。她覺得只有拉出大哥來才是讓N停下來的方法。

「你猜大哥昨晚晚上跟我說了些什麼，我想這大概是最需要知道的。」

「大哥對妹妹關心極了。你真有個好哥哥。昨天晚上你上街買東西還沒有回來的時候，這裏開了個座談會，座上有C師傅，S婆婆，還有常來的T、M，他們從各方面研究你的性格，和你的前途，他們都同意說Y人真厲害。」

「我倒要知道我怎麼個厲害法。」

「小Y待人多親熱，尤其是剛認識的朋友，準得給弄得暈暈的。」

「能說我不應當待朋友親熱嗎？」Y嘟起了嘴唇。「T和M都是常來的客人，很少說話，總不

見得就是暈頭暈腦的。」

「人的表現不一定是一個樣子的。」

兩個女孩子似乎全有興趣把問題談得深一點，可是因為點什麼，有些怯怯的，又並不願意談得更深一點了。

四

一天早上，一輛紅色的公共汽車從黃浦灘開出，穿過城市的心臟，駛到迢迢的西隅去。天氣那麼好，秋天並沒有給這個城市滲上什麼顯著的標識，除了那從大海里捲起來的一陣陣的海風，吹下來一陣陣的落葉，在馬路上滾，和汽車輪子賽跑，被穿了紅背心的掃街人收到他的掃帚下去。

這僅有的一點秋味，在溫暖的太陽下，也給趕的沒影沒蹤了。

車子裏邊還是擠滿了人。在車門處的白白的鍍銀的柱子邊靠着個穿了藍布旗袍，小小的一件黃鹿皮甲克的少女，她微微的俯伏着身子。向車窗門外看，準備就在前面下去，忽然車子轉動使她的輕輕的身子轉了一下，她看見了坐在前邊座上有認識的人，小嘴旁邊添上了一絲微笑，彎彎的眉毛揚起了，眼睛里有着善良的光輝，水一樣的。

她有一些躊躇，輕輕地說，

「T，今天晚上來看戲。」

話語是這麼短短的。T好像正要找兩句話說，車子停了，門打開，正站在門口的她擠在人里一起下去，扭回身子，又朝T笑了一笑，里面有着邀請的意思。

晚上他坐在戲院里看戲。

臺下的燈光全暗。整個的戲院沈入黯黑的夜幕里，只有舞台上另外一個天地。少女的臥室，粉紅色的牆紙，粉紅色的沙發，襯出了一種溫暖。甜靜的氣氛，太陽光從小窗子裏射入，是一個春天的早晨。

這是一齣喜劇，說一個女孩子，怎樣迷戀於舞台生活，想找一個機會演戲。她整天習慣於唱，唱，她唱得很多也很雜亂，凡是她日常從舞台看來，從無線電中聽來的，都有機會在她的口中哼出來，她是那麼一個天真而嬌癡的女孩子。

淺紅色的旗袍，白狐裘的外罩，裹在光澤透明的襪子裏的兩條纖細結實的腿支持着個搖搖的身子，她拖着輕盈而不安穩的步子在房裏走着，像夏天早晨在荷塘蓮葉上的露水珠，那麼搖搖不定。她開口唱了，生疏的調子，怯怯的聲音，顫顫的，在平靜得出奇的戲院里，像梵華林的一根顫抖着的弦，從薄薄的淺紅脣中吐出來。

T在默默的看戲。喜劇的情節攪動了觀眾，笑聲不時從他四面發出，然而他好像沈入了另外一種境界中，只是感到冷冷的悲哀，他的情感激動，使他不能安靜的坐下去，他很想走到外面的花園裏去吹一下冷風。

然而他却不能動，好像沒有了站起來的力量。眼睛跟着臺上的人物在旋轉。

他陷入了沈思。默念着一句話，「美麗總是憂愁的。」他想着這近乎傳奇的幾次遭遇，像水墨畫一般的煙蕩朦朧，却奇怪得很，好像什麼都是記得的，並不遺漏了半點。

台上的女主人又換了身份。穿了雪白的護士的衣裳，白帽子前面有一塊小小的黑色的圈，更顯得亭亭的身材。好像破曉時寒風裏面的一朵白蓮花。外面吹着冷冷的秋風，台上的人都還穿了雪白的衣服，踏着蹣跚的步子。……

戲散場時，他夾在人羣裏走出來。到門口時，他突然想起是應該停留一下的。他看着潮湧出來的觀客，汽車黃包車的雜踏的聲音，過了十分鐘，一切又都回復了沉靜，只剩下巡捕拖了沉重的步子在水門汀的道上寂寞的踱着。

下了裝的Y從後台的小門出來，看見他有些意外的笑了，怯怯的說：

「你爲什麼不參加我們的晚會呢？」

他們坐在一部雙人的三輪車上，一條厚厚的毯子圍在膝頭，T分來了一個大提琴抱着。車子在寂寞的街角走着，吹着秋風，除了街燈，似乎更沒有什麼光，因爲這晚上沒有月亮。

整齊的灌木叢後面，依然會發出巡邏者手電筒的白光。釘了鐵釘子後跟的皮靴踏在瀝青路上清脆的響聲，被遺留在後面了。

小樓上，窗幃後面，透出深紅色的燈光，一股暖意襲來，自然地使他們坐得更靠緊一點。

車子在某村弄口停下來。

Y招待客人進客廳里去。放下了大提琴，讓坐。自己跑進房裏去，一會換了衣裳出來，輕輕薄的絲棉袍子，正合身，翻口的絨鞋，完全是小主婦風度。

「東西買來了，可是全沒有弄，說不得，只能請客人也幫忙動動手了。」

桌子上面零亂的放了麵粉餡子，杯盤之類的東西，Y跑來跑去的張羅，給N穿上了一件新做的藍寧綢面袍子，又寬又長，將下擺翻起來，半腰處繫了一根帶子，活像是圍裙，一時大家胡亂地動起手來。

男人的手畢竟不成，皮子作得太厚，餡子放得太多，一下鍋就成了麵糊，後來還是請到旁邊去坐着去了。

撩天。

S談起燕京裏的舊事來。談起他看過的舊小說，好像一個小說史教授一樣地講着。他的有些蕭黃了的手指一根根連續地燃着紙煙：

T因為嗓子痛不抽煙。在迷離的煙氛裏，激動地說着一位遲暮的文人，互換着他們對這位已經成了「幽靈」的人物的了解，時時露出慷慨的語氣來，這在一般的年青人看來應當是值得譁笑的事。不過Y却一邊作着事，一邊靜靜的聽着，對於這種「合作」的態度，他們覺得是值得「欣賞」值得感謝的。

Y在廚房裏端來了一碗調得好好的梨膏。

「冷天吃這個好的。我這兩天嗓子不好，也在吃這個。」

T接過來慢慢地吃着，梨膏里有些苦，苦里也隱着絲絲的甜味。

在茶几上拿起一冊新出的××週報，封面上正是Y在那齣荒唐可笑的小戲里的特寫。大而圓的黑眼睛，癡癡地望着。

五

Y Y Y

冬天到了。在一家十三層樓房底下的一間茶間里。

這是一間黃色的房子。牆壁的顏色門窗的幃幕，沙發的圍套，都是黃色的，下午兩點左右，從厚厚的玻璃窗里晒進來的日光，使這里溫暖得有如一間花房。

這里只賣得很簡單的幾樣點心，也並不好，茶往往是淡淡的，可是環境特別靜。很少有人來。一架「吃角子老虎」靜靜地蹲在那里。

每天來這里坐。冬天的下午是短短的，可是在這里格外覺得長些，帶一兩本書來看，對面就是Y演戲的戲院，不時有朋友來談談天，高興時也可以去到後台去看她們上裝，從梯子爬到紙紮的樓房上去作戲。

幾年來，混在這都市的喧囂中，如今才感到了它的可惡，江南春。

紅茶杯里加了兩塊方糖，看茶杯面上飄起來的汽泡，糖慢慢地消蝕下去，漸漸地，化成三角形，一小片，像一團沙鋪在碗底。

所以在沙發上，讓思想游行。默數着還有幾天，就要離開這個城市。

「還有半個月，十天了，九天，……………」

不免於小小的依戀，這花房，舞台，朋友們。想想應該寫一個戲或者是一部長篇，而目前只不過是幾篇散文，幾幅筆觸簡單的水墨畫。不過這也自然有它的韻緻。等到什麼時候，再回到這個城里來，有充份的時間，和較好的心情時，該是用濃濃的彩色，筆觸重寫這幾幅畫的時候了。

三十四、二、二十七。重改

白門秋柳

我們到南京時是一個風沙蔽天的日子。下關車站破爛得使人黯然。站外停着許多出差汽車。我們坐了其中的一部進城去。原想借這冒牌的「華胄」的風姿可以有點方便。不料車到挹江門時仍得下車接受檢查，這職務是由「憲兵」執行的，嚴格得很，幾乎連每一個箱子的角落都翻過了。又湊巧同行的×太太替他的兄弟帶了許多行李，甚至於臉盆、洗衣板之類都不遺漏。於是這檢查就成爲一種繁雜的試驗，我們得回答「憲兵」的每一個問題，每一件東西的出賣所、價格、用途，以及其他許多莫明其妙的問題。全憑問話者的高興。我們得編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滿足，直至他們感到厭倦了爲止，然後就拿起了另一件東西，……………

等到全部審查竣事以後，幾乎每一個箱子都蓋不上蓋，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車箱的角落里一塞算數。

接着我們就輪到接受另一種磨難了。所有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都沒有了房間，南京的所以如此熱鬧，是那兩天正在開着什麼會，「冠蓋滿京華」了的緣故。南京的街道是那麼寬而平衍，我們的轎車子在蕭條的街道上行駛，找尋着棲身的處所，最後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館門口歇下來。